

# 论支撑哈贝马斯意义理论的生活世界<sup>\*</sup>

## ——从生活世界看哈氏形式语用学的理论基础

于林龙 吴宪忠  
(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

**提 要:**学界普遍认为哈贝马斯提出生活世界概念是为了补充其交往行为理论。然而,本文通过对其形式语用学的生活世界背景的几个特征及其交往结构内容的再考察,发现他的另一深层目的:为其作为交往理论基础的形式语用学寻找根基。为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他的意义理论,指出其意义理论以生活世界为支撑,同时也揭示其意义理论的“本体论”性质。

**关键词:**生活世界;形式语用学;意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9)06 - 0021 - 4

### On the Supportive Role of Habermas' Lifeworld in His Theory of Meaning

—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abermas' Formal Pragmatics Seen from the Lifeworld

Yu Lin-long Wu Xian-zhong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I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there is a popular belief that the purpose of Habermas to advance the concept of Lifeworld is to complement hi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However, based on a re-visit of several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al contents of his Lifeworld, this paper finds a hidden purpose of advancing his lifeworld, i.e. to seek the ground of Formal Pragmatics, which itself serves as the basis of hi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For this purpose, we have further examined his Theory of Meaning and pointed out the ontological nature of his Theory of Meaning as well as the supportive role of his Lifeworld in his Theory of Meaning.

**Key words:** Lifeworld; Formal Pragmatics; Theory of Meaning

#### 1 引言

达米特将语言哲学称为第一哲学(罗蒂 2009: 197),虽然过于极端,但确实突显了语言哲学在20世纪的核心地位。意义理论的探讨更是语言哲学中的重中之重。哈贝马斯以意义理论为中心的语用学和人类学转向彰显了实用主义对当代意义理论的重大影响。他在深刻批判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虚无缥缈的、脱离语言的逻各斯的抽象概念的同时,也消解了近代从笛卡尔到康德和黑格尔以来的强调主客关系的意识哲学范式,使主客关系的认识论范式转向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范式(哈贝马斯 2004: 362 - 363)。他的意义理

论就是建立在主体间性关系范式之上的,以生活世界交往理性和有效性要求为前提的形式语用学的意义理论。本文着重考察他的形式语用学的生活世界背景的几个特征及其交往结构内容,明确指出其意义理论以生活世界为支撑,同时也揭示其意义理论的“本体论”性质。

#### 2 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源及其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

生活世界这一基本概念的提出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来源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他“继承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自明性(或非课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语言语行为与意向类型”(07BY068)和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语句与语词中的说话人意义研究”(08D018)的阶段性成果。

件)和奠基性特征,同时又坚决地清除了支撑并构成其生活世界的先验的原始自我”(艾四林 1999)。在此基础上,他辩证地接受社会学家舒茨和卢曼强调的生活世界三个契机理论,即生活世界被赋予经验的主体具有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并根据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将生活世界划分为三大结构要素——文化、社会和个性,进而将这一概念从认识论引入交往理论并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的要素,诸如文化、社会以及个性结构等,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复杂的意义语境,尽管它们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哈贝马斯 2001: 84)。他同时认为,生活世界的本质就是主体间性。从把握事物本质能力的角度看,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摆脱了意识哲学的影响。意识哲学是从主客体关系来理解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能力,把主体作为世界的中心和主宰,从客观世界中分离出来,主客体之间形成一种对立关系,主体的根本任务是认识客体,消除客体的神秘性,工具理性就是以此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标志着西方哲学主题转变和研究范式变革的语言转向,更令哈贝马斯认识到:脱离语言孤立地研究人类行为的结果是一方面割裂行为与其他行为主体;另一方面,又把行为与行为主体的主观意识联结在一起,致使认识论本身的问题无法解决。哈贝马斯从语言转向中坚定了与意识哲学决裂的信念,实现了向交往范式的转换。在交往范式中,作为交往行为前提的生活世界是行为主体进行交往活动的背景预设,是行为主体相互理解的信念储存库;而作为交往行为的结果,生活世界又是人们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是交往行为者通过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社会化再生产出来的。可见,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密不可分,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哈贝马斯把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联系起来,使得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不但具有描述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意义。

### 3 形式语用学的生活世界背景的几个特征

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是以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出发点,同时吸取逻辑学、语言学、语义分析、行为理论等成果。他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指出,日常交往实践本身就建立在理想化前提下,形式语用学具有的三项基本功能(表述功能、表达意向功能和施为功能)的实现,要依据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性条件衡量(Habermas 1979)。在形式语用学中,有效性要求超越了一切单纯的局部范畴;随着这些“有效性要求的提出,先验前提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就渗透到了生活世界自身的现实处境当中”(哈贝马斯 2001: 75)。言语行为必然具有语用学的理想化前提,这些理想化前提“从先验领域下降到生活世界当中,并且用自然语言作为媒介发挥有效作用”(哈贝马斯 2001: 76)。就此,哈贝马斯将形式语用学的主要特点归纳为:形式语用学在研究语言的先决条

件时,从先验的、天赋的、必然的、普遍的规则出发;形式语用学主要关注言语行为及其过程以及说话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背景;形式语用学主要重视言语行为过程中的语言运用,强调说话时的语境、意向、目的、效果等因素;形式语用学主要关注的不是研究语词与指称对象是否相符的问题,也不是语句与陈述和判断的事态之间是否相符的问题,而是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关系,是说话人的言语如何产生效果的问题,是交流主体之间如何达成共识、协调一致的问题。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生活世界作为非主题知识相对处于中心位置,“它背起了使有效性要求让人信服的重担。参与者依赖的就是这种知识,并把它当作语用学前提和语义学前提”(哈贝马斯 2001: 76)。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明确指出生活世界作为潜在的背景所具有的明确性、总体性和整体性等特征。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片‘灌木丛’,不同的要素在其中混杂在一起,只有用不同的知识范畴,依靠问题经验,才能把它们分离开来”(哈贝马斯 2001: 80)。他进而强调,生活世界“这种非主题知识的三个特征,即绝对性、总体化力量以及整体论观念,或许可以解释清楚生活世界当中充满悖论的‘基本功能’,即接近经验的偶然有限性……如果我们的世界知识肯定是后天获得的,而语言知识相对来说又具有先天的性质,那么,生活世界悖论的基础可能就在于,世界知识和语言知识在生活世界基础上是整合在一起的”(哈贝马斯 2001: 80)。从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几个基本特征的简略描述中,不难看出,言者与听者若能够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理解,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及其说服力就必须建立在大量主体间所共有的非主题知识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生活世界背景知识的基础上。

### 4 生活世界的交往结构内容

作为具有多重内涵交织体的生活世界,其结构内容构成生活世界的范畴整体。它内在地构成文化、社会和个性的整体结构,同时外在地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就生活世界的内在功能而言,哈贝马斯批判、改造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生活世界内部相互联系的复杂的三维结构。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生活世界成为错综复杂的意义关系网络。这种交互网络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历史生成中动态运作的(哈贝马斯 1998)。对个体来说,它不仅要继承以往的传统,而且还要参与当下的运作并面向以后的未知世界开放。这就涉及到人类生活世界的时间结构或历史维度问题。这一动态过程表现为生活世界的各个部分,如文化模式、合法制度以及个性结构等,它也是贯穿在交往行为当中的理解过程、协调行为过程以及社会化过程的浓缩和积淀。生活世界当中潜在的

资源有一部分进入交往行为,使得人们熟悉语境,它们构成交往实践知识的主要内容。哈贝马斯从语言视角看待言者、听者和在场者的角色问题,将传统的“我-你”关系转化为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关系,实现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的根本转换。正是在这种主体间性哲学的视域中,生活世界的各个构成部分(文化、社会和个性)分别贯穿在交往行动内的与文化模式有关的过程、合法制度的协调行动过程以及个性结构的社会化过程三者之中。生活世界的外在功能是指生活世界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联系的功能。这一功能使生活世界与外在“世界”形成了相互关联的网络。在此,生活世界构成交往活动的根基部分。“言说者与听者从共同的生活世界出发,就客观的、社会的和主观的世界中的某物达至相互理解”(Habermas 1984)。或者说,在生活世界内彼此相遇的言者和听者,正是出于交往而相互提出有效性要求,因而便能使他们的表达与三个世界相互协调,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认同。根据哈贝马斯对现实领域的划分,所谓客观世界就是“关于外在自然的‘那个’世界”,社会世界就是“关于社会的‘我们的’世界”,主观世界就是“关于内在自然的‘我’的世界”,它们分别对应着“事实的呈现”、“合法人际关系的建立”与“言说者主体性揭示的‘言语的一般性功能’”(哈贝马斯 1989)。通过交往,在生活世界里的交往参与者获得通向这些世界结构的途径。交往参与者要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形成、所出现、或所发生的事物发生关系”,“言说者和听者所面对的是具有同样根源的三个世界的同一体系”(Habermas 1984: 84)。虽然这三个世界是同根同源的,但交往参与者首要的还是要区分出这三者。就此在生活世界背景的基础上,具有不同主观世界的交往参与者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在扮演交往双方的不同角色的过程中,一方面都要与客观世界发生相互关联,而另一方面还都要与社会世界产生联系。这里的社会世界就是双方角色构成的社会关系结构。这样,生活世界与三个世界间便构成一种张力场,交往双方正是在这一场域内来完成交往过程的。

### 5 以生活世界背景为基础的意义理论

从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背景特征及其结构的具体描述中,不难看出,他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补充其交往理论概念。他的另一深层目的是要为其作为交往理论基础的形式语用学寻找根基。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一深层目的,我们再来考察哈贝马斯形式语用学的意义理论。通过分析意义和理解的日常过程的形式特点,哈贝马斯批判奥斯汀、维特根斯坦以及塞尔等意义理论具有的还原论倾向。他认为考察日常语言形式语用学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说话人的意向而应该是语言表达的结

构。意向主义的意义理论并不能对言语或言语行为的约束力作出令人满意的合理解释。因此,他坚持认为卡尔·米勒阐释的交往理论方法是对作为社会协调机制的言语的富有成果的探究。在他看来,米勒的语言工具论模式(organon model of language)尽管某些方面还需修改和完善,但它毕竟为更充分的意义解释提供了基础。通过深入分析米勒提出的三种功能,他坚持保留米勒的基本观点:语言作为媒介同时能满足三种彼此不同但具有内在联系的功能,即用于交往的语言具有表达言语者的意图或经验,表征事态以及与听者建立联系。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这三个功能不能还原为任何一个单一的功能,而当代的意义理论(包括意向主义理论、形式语义学和意义应用理论)都具有还原主义的片面性。意向主义主要关注的是言者的意图,形式语义学侧重所言内容的真值条件,意义应用理论重在考察由言语行为产生的互动关系。这其中的每一种意义理论都只是构成语言意义的三个方面之一(Habermas 1984: 63)。哈贝马斯这种整体性的非还原论的意义理论(nonreductive theory of meaning)将言语表达的意图、内容和在言语行为中言语表达式的具体运用同时整合起来,构成形式语用学意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式语用学中,语言表达同时涉及到以上三个方面。哈贝马斯将这三个方面等同于言语行为的三个结构成分:命题成分、以言指事成分和表现成分(Habermas 1984: 62)。命题成分通过句子和命题内容构成;以言指事成分是借助施为句执行的以言指事行为;表现成分虽隐于正常的形式中,但总是可以扩展成表达句(Habermas 1984: 98)。哈贝马斯同时断言语言及其各种有效性维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他认为,言语行为与有效性要求之间存在着:(1)言语行为产生有效性主张,这些主张拥有不同的类型,对于每一个言语行为,言者都同时产生三种有效性要求,它们都是言语行为的确定特征;(2)语言的交流使用是语言使用的首要模式,其它模式都是寄生的;(3)交流使用的言语行为和有效性要求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理解一种言语行为就是理解它所产生的有效性要求;(4)有效性要求确定言语行为的模式和种类(Cooke 1994: 38 - 43, 52 - 53)。形式语用学具有的表述功能、表达意向功能和施为功能可否实现都要通过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性条件衡量(哈贝马斯 1989)。从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三个角度出发,可以对任何一种以言行事行为加以肯定或否定。这种批判的有效性要求可以让主体之间相互承认,实现交往参与者以沟通理解为取向的以言行事目的。“有效性存在于语言之中,确定有效性要求是可能理解的语用学条件和理解语言本身的语用学条件。”(哈贝马斯 2001: 113)有效性要求在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意义理论中起着一种核心作用,因为这些要求既依赖语境又超越语境。依赖语

境,是因为任何交往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作为内在的先验语境的超越力量,有效性要求建构交流的日常过程的理性潜势。交往理性就是在以理解和达成共识为取向的理想交往中,以有效性要求的满足来保障的。当哈贝马斯把有效性要求置于其形式语用学的意义理论的核心地位时,他自然要考虑到有效性要求由什么来保障。为此,他详细考察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伽达默尔解释学语境中的传统等具有“本体论”性质的概念,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和近代意识哲学的同时,发展了生活世界概念,并详细描述和论证作为背景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和特征。多维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及其内容不仅具有内在的(文化、社会和个性)的结构,而且还要外在地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生活世界不仅构成交往的根基部分,也保障形式语用学意义理论核心的有效性要求。意义的理解具有“本体论”性质,这是许多语言哲学家承认的。语言的意义生成离不开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其本体界限等同于“人的生活世界”(李洪儒 2008,彭爱和 2008: 18,皮德敏 2008: 25)。作为整体性的生活世界必将为意义的产生提供资源性和背景性的支持。哈贝马斯在先验必然性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有效性前提,依赖于他对交往理性的设定,而交往理性也“不仅仅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它自身的实现条件也迫使它分成历史时间、社会空间和以肉身为中心的经验等不同维度。这就是说,语言的理性潜能与任何一种特殊的生活世界资源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只要生活世界承担着提供资源的功能,它就具有一种直观知识的特征”(哈贝马斯 2004: 378)。这又回到了生活世界的三个特征。作为有效性前提的交往理性始终都与各种自成总体性的传统、社会实践以及切身的复杂经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之,透过哈贝马斯生活世界背景特征及其结构内容,不难看出哈贝马斯意义理论基础的“本体论”性质。至此,可以将哈贝马斯的思想脉络梳理如下:交往行为理论-形式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语言的有效性前提-交往理性-生活世界。当然,有效性前提与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相互交织,共同为形式语用学意义理论提供可靠保障。

## 6 结束语

本文主要关注哈贝马斯意义理论的“本体论”性质,即生活世界为其形式语用学的意义理论提供有效前提。本体论实际上是完全脱离经验的,它与经验世界没有任

何关系。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清除了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将一种主体间性置于生活世界的交往中,把世界知识和具有先验性质的语言知识在生活世界基础上整合在一起,将其作为潜在的背景赋予生活世界明确性、总体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可见,其生活世界自然包含着经验成分。因此,本文说的“本体论”不同于那种完全脱离经验(先验论)的唯心主义哲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这一基本概念具有的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艾四林. 哈贝马斯 [Z].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 [M].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C].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李洪儒.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 [J]. 外语学刊, 2008(6).
- 罗蒂. 实用主义哲学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彭爱和. 生命经历语言 [J]. 外语学刊, 2008(6).
- 皮德敏. 历史理性批判与语言的时间维度 [J]. 外语学刊, 2008(6).
- 俞宣孟. 本体论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郑召利.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Habermas, J.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 Habermas, J. *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998.
- 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 1*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 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 2*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 Cooke, Maeve. *Language and Reason: 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s*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收稿日期: 2009 - 05 - 20

【责任编辑 李洪儒】